

1 | 10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十年典藏编委会  
主编

他们简单从容生活在尘世深处  
生活的烦恼和负担应该比我们多  
可是我并没有从他们的眉宇间看到一丝哀怨愁愁  
我们坐在幸福中抱怨生活  
而他们却站在尘世的烦恼中开怀

这样的心，像一架闪亮锐利的犁铧  
挺直脊梁，坦荡前行在生活的荆棘、坎坷中  
想必，任何困苦都会为这样的心让道吧  
这样的犁铧，往往能从沉重的生活深处  
犁出幸福的辙痕

# 读者

尘世里幸福的温度

DUZHE CONGSHU

《读者》优秀作者十年珍藏版

没有爱过，没有痛过，没有哭过，没有郁闷过，没有郑重过，就这样彼此执著又错过。诗人吉皮马斯说“遇见你活着，别分离。”因为时光在手，肆无忌惮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# 目 录

这趟列车不到 2046/凉月满天 .....	1
我和老铁的爱恨情仇/凉月满天 .....	5
麦田守望者/凉月满天 .....	9
华丽缘/凉月满天 .....	13
有温度的幸福/马国福 .....	17
清淡出尘/马国福 .....	19
在尘世里的烦恼开怀/马国福 .....	21
冬夜里落寞的糖葫芦/马国福 .....	24
香透在岁月深处的肉味/马国福 .....	26
穿不透光阴的爱/包利民 .....	29
广场上弹吉它的弟弟/包利民 .....	32
红尘里的坚守/包利民 .....	35
永远的回程票/包利民 .....	38
祝 福/周海亮 .....	40
晚报B叠/周海亮 .....	43
明亮的天空/周海亮 .....	46
铁布衫/周海亮 .....	49
花落无声爱无语/姜钦峰 .....	53
乱世飘零乱世情/姜钦峰 .....	55

上帝给我一个任务/姜钦峰 .....	57
外婆的“四百块”/姜钦峰 .....	60
盗版碟片里也有梦想扎根/安宁 .....	63
流年里有你天使的笑容/安宁 .....	68
在时光里与你握手言和/安宁 .....	73
父亲是“蜘蛛侠”/崔修建 .....	78
飘不散的粥香/崔修建 .....	81
喀布尔的歌声/崔修建 .....	84
90 岁的眼，20 岁的泪/崔修建 .....	86
最美的情话/崔修建 .....	90
爱是一座静候的小站/徐立新 .....	93
沿着树，藤高攀/徐立新 .....	96
说好彼此要疼爱/徐立新 .....	98
爱隔三道山/徐立新 .....	101
半颗良心/黄兴旺 .....	103
执着的房客/黄兴旺 .....	105
难堪的一躬/黄兴旺 .....	106
父亲的那些秘密/黄兴旺 .....	108
相濡以沫/黄兴旺 .....	110
分一些咖啡给别人/黄兴旺 .....	111
5 号病房里的天使/朱成玉 .....	113

爱，总要拐几个弯儿才来/朱成玉 .....	115
不要去打扰两株草的相守/朱成玉 .....	118
嫁给水的蜻蜓/朱成玉 .....	122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，相信玫瑰/朱成玉 .....	125
所有的努力都朝向阳光/范云英 .....	128
爱，没有替补/范云英 .....	130
爱，跋涉一万八千秒/范云英 .....	131
仇恨不能减轻任何痛苦/朱晖 .....	133
在黑暗中点亮一盏小灯/朱晖 .....	136
我在表演系 92 班等着你/朱晖 .....	138
贩卖爱心/朱晖 .....	140
我只为曾经爱过他而骄傲/朱晖 .....	142
被一美元改变的人生/梁阁亭 .....	145
隐藏在“魔鬼式”教育里的父爱/梁阁亭 .....	147
一个九岁女孩的爱心奇迹/梁阁亭 .....	149
爱过方知情重/梁阁亭 .....	151
人生若只如初见/梁阁亭 .....	154
生命大智慧，人生大风流/王飙 .....	158
朝圣者的心灵/王飙 .....	160
有些眼神我们终生难忘/王飙 .....	162
心灵的氧气袋/王飙 .....	164

爱到不能爱/纪广洋 .....	165
涩柿子/纪广洋 .....	167
菊花枕/纪广洋 .....	170
没有彼岸的河/纪广洋 .....	173
忧郁比忧伤优雅/罗西 .....	177
爱你不是一件伟大的事/罗西 .....	178
婚姻是个安慰奖/罗西 .....	180
那些与时俱进的浪漫/罗西 .....	182
错爱/罗西 .....	184
父亲的陀螺/英涛 .....	185
没有什么比生命重要/英涛 .....	187
爱心接力能改变什么/英涛 .....	190
不要急于去证明自己/英涛 .....	191
暗战/葛闪 .....	194
爱情不能潜伏/葛闪 .....	196
80枚果子/葛闪 .....	198
爱有一双洞彻心扉的眼睛/葛闪 .....	199
父亲，是个尊贵的名字/马德 .....	202
最美的天籁/马德 .....	204
你是亚马逊的一只蝴蝶/马德 .....	206
与你的青春擦肩而过/马德 .....	208

青春里，最好的方向/马德 .....	214
只为途中与你相见/马德 .....	218
这世界需要你/鲁先圣 .....	221
只有你不是为财产而来/鲁先圣 .....	224
亚里斯多德法则/鲁先圣 .....	226
谁都喜欢得到关注/鲁先圣 .....	228

## 这趟列车不到 2046/凉月满天

十几年前，土地不像现在这般金贵和僧多粥少。如今即使家在农村，也只一人困守屁帘儿大的一块，上面插花一样间作套种，力求做到地尽其用。而那时候，大片大片的棉田，动辄绵延十几亩。绿油油的棉株，撑开巴掌大的叶子迎风招展，外行人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只有内行——包括我一眼看去，就颌首曰：“嗯，该修理了。”

说来惭愧，身为农家子弟，我浇地改不了地畦，打药背不动药筒，去捉虫也能被发育良好、身材丰满肉虫子吓的直冒冷汗，也只有给棉花打尖理杈这点一技之长。棉田一眼望不到边，风飒飒地吹着，脚一步一步往前挪动，手不停地给棉株“掏耳朵”——就是把主力棉枝以外，在腋窝长出来的捣乱的小嫩尖掐掉，不让它们长成不结棉桃的荒枝，争夺养料。“把反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”，就这意思。这是我最钟爱的一种劳动方式，安静而且舒缓，没事可以四处乱看，看天看地，白云苍狗，晴川历历，芳草萋萋。一大片绿云上浮着一个小小的，穿的确良小花褂的身影。偌大的棉田里，通常只有一个人和我作伴。

家里其他的男人们有更重的活计，浇水、锄地、打药，顶着烈日耕锄犁耙。只有他清秀文弱，就把他留在我身边，一边闲闲地说着话，一边一起给齐腰高的棉花“掏耳朵”。一人占两垄，他干得快，时不时把手伸过来帮我顾一段。正是六月天，抬起头，能看见他脸上的汗。奇怪的是这个人辍学务农已经两年，却怎么晒都晒不黑。17岁的少年，白面、细眼、长身，眼睛里总有一点点忧郁的神情，有点儿招人心疼。家里穷，虽然没让他再上学，但也不舍得让他多吃苦。我是在他家过暑假去的，当然也不会为难我这个客人，于是就把他派来和我一起干这种轻省的活计。

远远地看过去，地头放着他那辆二八加重黑色飞鸽自行车。从家到地里，需要穿过整个村子，走过弯弯曲曲我都绕不清楚的小路。他在后衣架上带着我，我一边坐着，一边拿手指一下下刮他的后背。他就单手掌把，腾出一只手来攥住我的手，惊险地在人们的注视和两旁的庄稼间穿过。

其时我读高二，自命算命先生，学校里正流行看手相。傻丫头们乐意幻想爱情线预示什么样的如意郎君。我想给他看看，他就是不肯，把手攥得紧紧的，怎么掰都掰不开。掰开一根，攥起另一根，掰开另一根，他把我的手也攥住。也不出声打闹，两个人安静地斗法，斗着斗着就到了田里，下地，干活。

要开学了，该回家了。二十多里的乡间土路，曲曲折折，还是他送我。两旁是一人合抱的大杨树，巴掌大的叶子在夏风中哗啦哗啦地唱歌。他停下来，把车子支好，我站一边，莫名其妙，看着他一步步走近，伸出胳膊，抱住我。我个子矮，刚一米五，虽然也 17 岁，但他却一米七还多。努力抬头，能看见他白皙的脸，还有好看的、红红的、女人一样的嘴唇，细长的眼睛闪闪发亮。他捧起我的脸，叫声：“风芝”，柔软的吻象蝴蝶，轻轻落在花瓣上……

是的，风芝。

也是暑假，去住了几天，走的时候他不在。过了几天，再去，他还是不在。一本书凌乱地翻开着，几乎每一页纸的边边沿沿都写满了这两个字：风芝。风芝、风芝……感觉这两个字像长了嘴，发出一声声呼叫，呼叫里是浸透了疼痛的快感。正出神，身后有响动，他像只猫一样轻轻地出现了，就在门边，不说话，静静地看我。他伸出胳膊，一把就把我搂住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宿在西屋，他没走。

外面脸盆大的白月亮照着，他也没睡着，我也没睡着。两个人的衣服都穿得整整齐齐的。闭着眼睛，他吻我，我不张嘴，他也不张嘴，两瓣嘴唇像印模一样贴着——我们都还不懂怎么接吻呢。半睡半醒间，天就一点点亮起来了，鸡开始叫，大人一边咳嗽一边升火。睁开眼睛看他一眼，红脸埋头，他轻轻扳着我的肩膀叫我：“风芝……”没有誓言，没有许诺，那些不可解的美丽与不能承受的哀痛啊，那些铺满成长小径的忧愁，从此以后，世情似炉，人心如火，再也没有过这样美丽的时刻。

我们是没有未来的——他是我表哥。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，他结婚了。我大学毕业的那年，他添了小宝宝。他抱着脸朝外穿得像个小狗熊的娃娃，迎面走来，站定，细长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，叫：“凤芝。”我的心疼了一下。

我是来报喜的。我也要结婚了。他听了，低下头，说：“哦。”

十几年过去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农村再也没有大块大块的棉田，整个华北棉田的风光都已不在。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，我的孩子也10岁了。整天穿着职业装来来往往，身心疲惫，人事繁忙。不如意的事情很多，就把以前的种种渐渐淡忘了。

自从上网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和短信，已经习以为常。有一个号码反复发来短信，有时是一个字：“累”；有时是一个字谜，谜面忘记了，谜底倒很容易猜：“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”；有时是谆谆关怀：“一向可好？”

我回：“请问哪个？”不理我。

“你是谁？”不理我。

“你究竟是谁？”还是不理我。

把电话拨过去，居然一拨就挂，一拨就挂。

不堪其扰，我就托朋友：“你帮我打，看是哪个家伙。骂他一顿。”朋友马上就把电话拨过去了：“听说，你爱乱给人发短信是不是？小子，你再敢这样，我剁了你！”马上电话就打来了：“凤芝，是我。”

“啊！”我没有话。是表哥。他也没有话，在电话里一起一伏地呼吸。相隔太久，也太远了。同事叫我：“老阎，走了，吃饭去。”我抱歉地笑笑，把电话挂了。

有一天回娘家，娘说：“去看看你姨父吧，躺炕上不吃不喝十多天了，估计快那什么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有些自责，好几年没去看望他老人家了。那是个老实忠厚的人，从来不开气，也没有邪火。估计除了不让天资聪颖的表哥上学这件事，别的就没做错过什么。

先生骑摩托车带着我，一路上树木“嗖嗖”地往后倒退。进村，我迷了路。大大的水塘不见了，嘎嘎叫的鸭子不见了，空阔的场坪也不见了，那条曲曲折折通到棉田的路踪影全无，到处是房子，还有切割大理石的机器轰隆隆地响着。我给表哥打电话：“来接我，我在村口，认不得路了。”

两分钟不到，一个人骑着摩托飞快地赶来。我冲他一摆手，两辆摩托相跟着飞快地往冲去。到家，摘掉头盔，表哥看着我，说：“怎么这么瘦了！”

我低头看看：这怎么能叫瘦呢？还是这么珠圆玉润的！

进屋，寒暄，姨爹在炕上躺着打点滴，一家子都在跟前守着。表嫂见我来了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也不见你哥，接个电话就疯了样往外跑，原来是把你们接来了……”大家都笑，表嫂什么也不知道，也胸无城府地跟着笑。表哥不笑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低头抽烟，看不见表情。一霎时昨日重现：广大的棉田，强烈的阳光，慢慢走着的两个人。掰不开的手掌，重叠的嘴唇，静静地搂抱着细数月光。Yesterday once more，啊，Yesterday once more。

我知道我对他的冷落和辜负，我知道他也知道。自从知道是他以后，他给我发短信，我再没回过，有时是半夜两点，电话响两声就挂断，有时是陌生的电话号码，以为是他，一查，远在上海。后来才知道，他给表弟打工，被远派上海，换了号码——还是他。

是他也没用。不冷落能怎样？不辜负，又能怎样呢？难道就为了偿这一世情缘，和他做一些成年人才会做的事吗？此生此世，再也不会再有17岁的并肩而行，相向而坐。只能一个驻守，一个远离；一个怀念，一个遗忘；一个来了，另一个转过离去。

《半生缘》里有一句话叫人伤感：“世钧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”是的，再也回不去了。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；密叶隐歌鸟，香风流美人。”那是少年时代的爱情，纯美得无法复制，洁净得不容玷污，让人不忍心再有进一步接触。有些人只适合做朋友，有些人只适

合做情人，而有些人什么也不适合做，最合适的就是在心底悄悄藏着，偶尔想起，微微痛过，也就罢了。

王家卫的电影《2046》，是一列开向未来却装满回忆的列车。我只想，表哥，我们这趟列车，不到2046。

## 我和老铁的爱恨情仇/凉月满天

### 一、被爹扫地出门

一个男人到底要多行，才算厉害？反正我是见识过厉害男人的。他叫老铁，就是我爹。

我爹，牛眼厚嘴，吃饭有人盛，穿衣有人递，地位至高无上。一走路大脚板咚咚咚震得地皮响，背个盛满凿子刨子的工具箱，走到哪里都像个阎王。大巴掌拍在头上如撞钟一般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家里人都怕他，所有村民都服他——三十年前，谁家吃饭不是菜团子搀糠？只有我家是大米白面，最不济也是“皇粮”——黄粮：金黄灿烂的棒子面。我爹是个好木匠，锯板、打材（棺材）、五斗橱方桌大立柜，上手就来。民间有谚曰：“锯子一响，肉碗端上。”

他不喜欢我，当然，我也不喜欢他。

并且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。

我是老大，一个女娃，底下两个弟弟。他是指着两个儿子给他顶门立户，光宗耀祖的，至于我，白生白养，大了还要赔付嫁妆。读书？要学费？“老子苦扒苦做挣来的钱，不能都叫你打了水漂！”

这时我上初三，大考前夕，老师结伴到我家做说客，磨破嘴皮子，他就是不让我再上学。我娘悄悄推我：“去，给你爹说两句好话，说再也不辍了，他就让你上学了！”我才不。肚里磨牙，恨不得撕碎了他。

到最后老师说了一句话：“老铁，这孩子你甭管了，交给我。花不着你一分钱。”拉起我就走。

这学上不上？老师家里也不宽裕，学费真的要她替我垫？

我一封信写到当地妇联，信中诉尽我爹的罪状，强烈表达了“我想读书”的愿望。

没想到两个星期后，妇联主席亲自带着人来家访，把信拿给我爹看，让我爹成全我的梦想。他蒲扇样的大手捏着4大张信纸，抖得像风中的树叶，冲我娘大吼：“你养的好闺女，小崽子个儿没长成就想造反！上学？这辈子都甭想！”

我娘吓得抖抖缩缩，妇联主席看不过眼：“老铁同志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如果你不待嫂子好些，不让你女儿上学，我们就把这件事上报县长……”

一句话把他吓住了，粗暴不是愚蠢，发威使蛮他也知道分清对象。扭头进屋，捧出500块钱，啪！摔在桌上：“拿去！给她！老子有俩儿子，还怕没人养老？以后，不许她再进我的门！”

不进就不进，巴不得！

## 二、母亲句句是遗言

这就算扫地出门了。读高中，考师专，毕业也不肯回乡，我跟着未婚夫远远到了南疆。

10年间，结婚，生子，得子宫肌瘤，动手术，不死也去半条命。麻醉药渐退，前尘往事一幕幕在脑子里放电影，要不是我爹，我这么一个有家乡的人不会变成在外游荡的野鬼孤魂。

娘来了。面色苍黑，身体瘦弱，气喘吁吁，紧紧捏着我的手。她杀鸡宰鸭，变尽花样，我吃得多，长得快，身体很快恢复了原样。看我好起来，她收拾小包袱要走。临走的头天晚上，她陪着我睡在一张床上，一边咳嗽一边絮絮地跟我说话：“妮子，别恨你爹。你脾气太犟，处处像他。你不知道，他整天教育你两个弟弟，让他们跟你学习……”

我困劲上来，迷迷糊糊地答应：嗯，嗯。

一个月后，一封加急电报拍过来：娘病危，速归！

等我赶回家去，我的娘啊，已经停在灵床上，盖着心头被，又小又黑。她还不到50岁——来照顾我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是肺癌晚期。二儿一女，再加一个阎王爷，生生地把她早早送进坟墓里。回忆走前那一晚，句句嘱咐我的，原来都是遗言。

我心里刀片划过，鲜血滴落。袅袅升腾的烟雾下，他铜铃大的牛眼里一滴滴泪珠砸进土里。

发送完我娘，我马不停蹄赶了回来。没和我爹说一句话。

三、光阴滔滔，再隔两岸

然后，小弟就打过电话来了。他一向温柔又懂事，当初我挨打的时候，他不顾自己人小腿短没力气，跑上来拼命抱住我爹的腿，哭着喊：“别打我姐姐，别打我姐姐。”这次他可是来兴师问罪的：“姐，妈没了，咱们都伤心，最伤心的还是咱爹。他自从给你拍过电报，就赶紧上集给你买了一身新衣裳。打算等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交给你。可是你一个字都没跟他说……”

我只觉心里有个地方，软软地疼了一下。

7天长假。我把孩子扔给老公，给弟弟打电话：“告诉爹，我回去。”

大巴车坐了一天一夜，回到家已是星月满天。我爹佝偻着高大的身子，偎在一个破沙发上打盹。我刚把行李一放，他一个激凌惊醒了：“妮子！”

他赶紧站起，腿一软，趔趄两下。我本能要扶，他已站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我给你弄饭去。”

转眼5天，又该离别。我提着旅行包，还是当面叫不出一个“爹”字：“我走了，以后，会常来看你……”他正埋头吃饭，筷子抖了一下，头扎得更低：“嗯。”

这次，大弟跟我一起回来，托我给他找工作。

我一个普通教师，能给他找什么工作？让他干保安，他不干，看不起那一个月800块钱；让他当打字员，他更不干，他宁可上网打游戏，也不愿意听别人的使唤。

老公为此和我大打一仗，给了大弟2000块钱，把他打发回家。转眼我老爹的电话就打来了，开口就骂：“老子养大你们3个不容易，你是老大，你不帮你弟谁帮？”

我火撞顶梁：“你养大他们两个，没养大我！早知道你不疼我，当初你还不如就把我溺死，省得如今烦心！”

好容易修补好的裂痕，又撕开一尺宽。光阴滔滔，再隔两岸。

满腹的怨恨，还是被爱打败

从上一次电话上吵架，两不相见又是 5 年。

一天，大弟打来电话：“姐，回来吧，军军他……”

赶回家去，小弟弟胃出血。可怜我那温柔又可爱的小军弟，婚期已定，还有一个月就要当上幸福的新郎，却死在了医院。

母亲死了，天塌了，小弟弟也死了，地又陷。我爹中年丧妻，老来丧子，饶他强做强，终究是凡人。我恨他当年说话绝情，仍旧不交一言。

安葬完小弟，我精疲力竭，眼泪哭干。已是深夜，我爹主动开口叫我：“妮子，去睡吧。”

勉强抬头去看，家里唯一的大床上铺上新床单，平平展展，一床新被放在上面。他知道我有洁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迈着老腿，忍着幼子丧亡之痛，跑到 30 里外的小镇上买来新被新床单。旁边摆着新脸盆，脸盆里有热水，冒着袅袅的热气，他说你熏熏眼。哭了一天，怕把眼睛哭坏……

我的天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？

母亲没了，小弟走了，我说你跟我走吧。他说不！“你娘也在这儿，小军也在这儿，我走了，他们找不着家门……”

我的泪，又下来了。

如今，我这个他当年最不肯指望的女儿，给他重新盖了房，刷了墙，按月给他寄钱。我还在这里腾出一间房，往后，就让我们彼此依靠。

本想着恨一辈子的，却没想到当初结那样深的怨，是因为时光在手，肆无忌惮。如今时日无多，彼此珍惜都怕来不及。俄罗斯诗人吉皮乌斯说：“趁你活着，别分离。”果然如此。说到底，满腹的怨恨还是被爱和岁月打败。

## 麦田守望者/凉月满天

上个星期，阿蒙结婚了。快 40 了才结婚，是不是晚了点？

我把这疑问提出来，他弯着细长的“狐狸眼”，眯眯地笑着说：“不晚，不晚。”

新娘之姿中人以上，席间不断有老同学敬酒，叫她：“嫂子，你可得看好蒙哥哦，男人花心，你要攥紧！”语气之严重，我似乎能看得见一头乱发的嚣张阿蒙像孙悟空被攥在如来佛的手心，唧唧叫着挣扎扭动。

其实，现在的阿蒙气质沉稳，根本不似当年的青春少年。

那个时候，他在 12 班，我在 10 班。他是艺术生，留着一头乱乱的长发，背着画夹子四处写生。又爱画蒙克的《呐喊》，不安的线条、地狱般的色彩、张着大嘴焦虑而恐惧的人。

他的画只有我欣赏。我一个立志读中文系的小姑娘，每天恶补《红楼梦》，又是高三，忙得很。可是不行，他帮着打饭、打水、扫地、做值日、请吃冰淇淋，只为了能对他的大作瞄上一眼，顺便奉送褒奖若干。好吧，我是个没气节的人：“呵……啊，哈哈，你看，这个人的嘴张得多大呀，颜色真红……”他就一脸的郁闷。

有时候也烦：“求你别让我看了行不行？快考试了，好多篇呢！”

他的反应视心情好坏分为两种，一种是：“好。”默默收好画具，转身淡出我的视线，那落寞的背影让我竟然有一点点不忍。一种是：“啊？我都忘了，这样，你把我那份也做了！”于是换我一脸郁闷。

其实，我们班主任刚找我谈了话。他说：“那个 12 班的什么蒙啊，整天和外校一帮小流氓在一起鬼混，你别跟他走得太近。你一个女孩儿家，学习又好，将来名牌大学一上，想找什么对象就找什么对象，别跟他一起混！”最后一句话吓得我一楞，仿佛看见一个什么深渊正在我脚下裂开口子，再不抽身离去，就难逃覆亡的命运。

可是，我还想做垂死挣扎：“老师，我们没谈对象，我和栗蒙是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……”

“啊？那更不行！”老师苦口婆心：“越这样越容易出问题。你必须、马上、立刻和他划清界限！”

所以，当阿蒙抱着从12班偷来的笤帚，准备再次帮我做值日的时候，却没找见我的人影。我和人换了值日，独自回家了。

他第二天敲响我的家门，妈妈说：“小蒙，你自己去上学吧，顺便帮小清请两天假。”躺在里屋的床上，我也能听见他的声音里的紧张：“阿姨，小清怎么了？病了吗？要不要我陪她去医院？”

爸爸早逝，妈妈性格温和，能不惹事就不惹事，所以说话向来细语轻声，这次却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：“小清被35中一帮小流氓打了……”我的眼泪流到枕上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情形还跟作梦一样。

头天，没有了阿蒙聒噪嚣张的陪伴，心里总觉得这条平时走惯的路凭空多了许多凶险。阿蒙平时总会穿着夸张的肥腿裤，大大的T恤衫，长发遮眼，一路走一路歪着嘴抽烟，痞痞地坏笑着给我讲：“小清啊，35中有一个女的追我呢，长得那叫一难看！烧饼脸、猪拱嘴、大龅牙、长脖子、萝卜腿……”其实哪有啦，他太夸张。那个女的我也见过，挺顺眼的。我不满地白他：“这个世界上除了浅薄的容貌美之外，还有一种东西叫心灵美的好吧？”他嘻皮笑脸：“反正谁都不如你好看！”我呸！扭头就走，心里有点慌乱。

这次，我跟着他嘴贱吃了亏。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围住我，其中一个男生叼着烟问：“这就是那个常跟着栗蒙的小尾巴？”旁边一个女的走过来，就是被栗蒙损的那位烧饼妹妹，几乎咬碎银牙：“就是，她跟栗蒙一起笑话我！”我吓得抱着书包往后退，他们追上来，一边一个扯住我胳膊，叼烟的家伙上来啪啪两耳光：“回去告那个王八蛋，再敢笑话我马子，老子废了他的招子，破了你的相！”

长了十几年，头一次被人在脸上贴烧饼，也不知道谁一脚踹在后腰上，我一个踉跄，那种羞愤欲死的耻辱感远远大过痛感。躺在床上，听着阿蒙下楼咚咚的脚步声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。

这两天阿蒙一直没有来找过我，按说这事由他而起，怎么他也得来慰问慰问。我恼怒地想：栗蒙，这辈子我再理你，我就是王八蛋！

真是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，我这么快就当上王八蛋了。

两天后我上学，才听说阿蒙跑去 35 中打架，一人单挑一群，被几个人揍得他鼻血四溅。他还死命揪住那个打我脸的家伙不放，一拳一拳往他脸上招呼，到最后那个人的头发被扯下一大绺，鼻青脸肿，抱着脑袋快快求饶，他才停手。可是他一停下，别人一块砖头盖在他脑袋上。那个女生一边尖叫“别打了，别打了”，一边招呼人把阿蒙送到医院。

当我走到病房外的時候，那个女生刚好出来，眼里似有泪痕。见我进去，阿蒙眼里闪过惊喜的光芒。我低头从保温桶里往外舀汤，努力装着面无表情。旁边他妈唠唠叨叨：“小清啊，你看阿蒙这孩子，学习这么紧张，他整的这出，画不成画，考试肯定受影响，这可怎么办？”他不耐烦：“凉拌！天底下哪不是活人的地方！”

我狠狠瞪他一眼：这节骨眼儿上你就知道臭贫！他用没受伤的左手抚抚乱翘的头发，嘿嘿一乐。

那年高考，我考到苏州一所大学，从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北方去到灰瓦白墙小桥流水的南方。他没考上，原校复读。我基本上每月都收到他一封手信，也没什么肉麻内容，就是“上什么课？吃什么饭？交什么朋友？”之类的，读着读着就感觉，他好像从来都不曾离开过我。

转眼又是一年，高考前的一个月，我又收到他的信，信里只有一张照片，是他和烧饼妹妹的合影，烧饼妹妹的香唇当正亲在他的左脸。正好那天我们班长请我吃饭，我说班长你不是有相机吗？我们来照一张相。一个星期后，他收到了我和班长头挨头在一起的照片。他的回信来的时候，正是高考前夕，信里只有一句话：“祝你幸福。”

等到北方秋天的黄叶翻飞，我才惊觉，我和阿蒙，已经一年多没见了。他没发挥好，考到了哈尔滨一所大专。我们一南一北，相隔何止千里之远。两个人之间的情分，像一瓶墨水被倒进一大缸水一样的时间里，变得很淡很淡。